

/法國精神分析系列/

臺灣精神分析學會



Jacques André 著

葉偉忠 譯

性特質中的女性起源

Aux Origines Féminines de la sexualité



/法國精神分析系列/

臺灣精神分析學會



Jacques André 著

葉偉忠 譯

性特質中的女性起源

Aux Origines Féminines de la sexualité



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

性特質中的女性起源 / Jacques André 著 ;
葉偉忠譯. — 1 版. — 臺北市 : 五南,
2009.03

面 ; 公分

譯自 : Aux origines féminines de la
sexualité

ISBN 978-957-11-5503-6 (平裝)

1. 人格特質 2. 女性心理學 3. 精神分析學

173.72

97024326



1BVQ

性特質中的女性起源

作 者 — Jacques André

譯 者 — 葉偉忠 (321.5)

發行人 — 楊榮川

總編輯 — 龐君豪

主 編 — 陳念祖

責任編輯 — 李敏華

封面設計 — 童安安

出版者 —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 :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

電 話 : (02)2705-5066 傳 真 : (02)2706-6100

網 址 : <http://www.wunan.com.tw>

電子郵件 : wunan@wunan.com.tw

劃撥帳號 : 01068953

戶 名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台中市駐區辦公室/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

電 話 : (04)2223-0891 傳 真 : (04)2223-3549

高雄市駐區辦公室/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

電 話 : (07)2358-702 傳 真 : (07)2350-236

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

出版日期 2009年3月初版一刷

定 價 新臺幣380元

Aux Origines Féminines de la Sexualité

Jacques André

QUADRIGE / PUF

©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, 1995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09 by Wu-Nan Book Inc.

《Quadrige》版 序 言

Far fiasco……這句片語原為義大利文，它所指的失敗，尤其是在是劇場上的；這要歸功於斯湯達爾，將它引進法文，除了用來指一次劇場的失敗，但還先是指性事的。「*Fiasco*〔義大利文〕、*fiasque*〔法文〕」，這字最初是指一個寬肚的瓶子，若非軟肚的。*Fiasco*、*fiasque*、*flasque*〔肌肉鬆垮的〕……終於有一次字源學借用了感染的途徑。

一如對任何足以作為症狀的時刻，對於失敗不舉〔*fiasco*〕的分析，所開啟的不只是一條線索。那條很簡單地帶往閹割幻想的線索，雖位居重要地位，但此處的幻想，它本身可以不過是一個更原始的力量的中介、過渡。一旦在身體上提供的眾多可能性中關閉它的出路，焦慮已完全準備好，要重新借用既定的途徑，不論動機是什麼。

對失敗不舉，我在此僅注意它能造成的男性和女性性特質的相遇，糟糕的相遇。我們就直接來看看這特殊的情況，在女人所展現或收斂的沮喪、憤怒的背後，透露出勝利的語調、欲望的完成，閹割者幻想所實現的欲望。男人不舉、舉得不夠多、不夠常、不夠久……陽具首位，她希望可不只是聽到說說罷了！陽具的政策統治了如此一個場景的兩位主角；他們不知情地被此團結起來。末了還帶著無法避免的問題：這標誌的真正所有權人是什麼？

除非要列一清單，否則由不舉所引發最尋常的情境，那替雙方的性特質提出最普遍的指示的情境，應該不是一個相遇，即便是糟糕的相遇，而是相反的，一個分裂、不對稱、隔著鴻溝的情境。焦慮的模式最多只能點出這些。男人這一方，是個語意重複，對於不舉的自我閹割，回應的是同一名稱的焦慮。面對衰落，其自我形象的衰落，所生的焦慮，甚而重拾危難狀態的嬰兒口吻，以及作為其特徵的無能。

女人這一方，最初的字詞，當它們能掙脫焦慮的厚重的沉默，最初的字詞說道：他對我沒有欲望，或不再有；他不愛我，他不再愛我……既然如此：就永遠不再，不再有任何人！焦慮向無意識借用了它的不假辭色。

失敗的愛情，男人和女人自我封閉，各自逃往相反的方向。焦慮的本質，在一方是如此的自戀，而在另一方是如此客體化。前者的幾何構成一個圓，退守向尚能救回之物的圓；後者則開了一道大缺口，似乎沒有什麼能夠填滿。我還記得這位女病人，這位年輕的女子，在她的冰箱裏保存著全套的瓶裝嬰兒食品，「初生兒」系列，以備未來且極其可能的感情破裂。

「失落了客體之愛的焦慮」，佛洛伊德用這幾個字，來定義焦慮中的典型女性模式，這一來，且他還沒有注意到，讓他自己女性性特質理論失去平衡。當女性性特質全部是在閹割情結的符號下建構，披戴著焦慮的最初形式，卻相反地呈現閹割議題的失敗——那在一個女人的口中，最常以這形式來表述：「我很沒用，我永遠都什麼也辦不到……」——沒辦法去圈制驅力攻擊、去將焦慮象徵化。

由陰莖羨嫉的幻想來揭幕，佛洛伊德所捍衛的女性特質理

論，將女性特質縮減至一個既是後起、又是續發的性心理形成；當愛之失落的焦慮，這最初的焦慮形式，共通於女性和新生兒——無論其性別，令人認為女性與嬰兒的覆合，是在閹割情結的區隔式建構之下。若這兩個觀點，明顯的性理論與閹割的觀點，被佛洛伊德在分開的論文中探及，且互不干涉，這絕非偶然。

失落了客體之愛的焦慮……今天的精神分析師，必定對佛洛伊德界定女性焦慮的這個方式很有感觸。一般習慣稱之的性「解放」或性「革命」，主要牽涉的是女人。這個解放的指標很容易找到：處女禁忌的過時，性生活與婚姻生活的區隔不再罕見；性生活的延伸，往上游朝向青少年期，往下游到更年期之後；女性欲望之可能先發制人（即便有「衝撞」到男人不舉的危險；斯湯達爾，又是他，早在精神分析誕生之前就已知道了），性行為與懷孕之危險的分隔，由避孕及墮胎的合法化所允許的分隔。這在性特質的社會再現、與其相對應的舉止上，確實造成了動盪，然而，卻絕不能將之當作無意識的侷限的解脫。哪個精神分析師會想去支持說，性冷感是個正在消失的症狀，或甚至只是在減少？更也不會，從另一邊，去這麼看待男人的性無能。無意識，每個人所涵藏的無法接受的精神部分，它在今日製造的暴力不減昨日。較之過去，女人性特質的衝突未減。現今的自由，在面對焦慮和扞從它的症狀時，並非以等同的方式，表達為一種精神上的自由；不過就是抱怨的字詞，不免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更替。時事之於無意識，就像白晝殘跡之於夢。愛之失落的焦慮，更悲劇式地表達出來，當新獲取的自由，那允許女人不再混淆愛情與婚姻的自由，開啟向一個追尋與一個客體的不確定，它還威脅著轉化為飄泊。這歷史時刻的見證，即是這些女人的數量，她們通常都

在四十歲上下，她們投入分析是因為沒有、或是缺乏，可靠的伴侶、心上人、共享的愛。

焦慮的問題，它在愛的失落裏汲取其泉源，它迫使去把女性特質與最早熟、最原始的嬰兒性質一同思考，還由此更新了謎的詞彙。是什麼由女人的性，給予它這「特權」——一個付出以拒絕、以潛抑、以無意識的「特權」——能去觸及性的起源？佛洛伊德的說法，「失落了客體之愛的焦慮」，即便顯得造作，卻包涵了一個雙重且珍貴的指示。建構於第三者身上，它同時強調了他者的首位、與由之所生的被動特質。我們能把被動往主動、主動往被動，反轉、翻轉再多次都可以，並接受這兩者為世上最容易共享的態度，但一點兒也沒用，這一對就像男性和女性特質一樣不對稱。最初經歷的性經驗，這將人類的性與嬰兒狀態，從此調合在一起，這將最初的照顧，渲染了忒多的愉悅，遠在生殖器特質強加其侷限之前，這些最初的經驗，「自然是被動的本質¹」……*natürlich passiver Natur*，如果要強調兩次〔自然〕，而非一次。首先，在基底上，是被動特質。在性的起源中，對這小小的人，揭露的是被動的經驗、是要順服於他者的意願——即便對於誘惑者的認同，是極其地倉促。

新生兒，我們今天透過種種「觀察者」所認識的新生兒，對此毫無改變，反倒增強此說。他的能力，極端又早熟的能力，

¹ 佛洛伊德，〈論女性性特質〉，收錄於《佛洛伊德全集—精神分析》，第十九冊，巴黎，法國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。譯注：法譯本《佛洛伊德全集》（*Œuvres complètes de Freud-Psychanalyse*），以下皆採一般通用之縮寫「OCF-P」，並以羅馬數字標明冊數，後加出版年。不再重複作者、出版地、出版社。例見下一則注釋。

那讓他在三天後就能分辨聲音，能偏愛其中之一。這能力，一方面是維生的，而非性欲的；另一方面，它把嬰兒交付予外界的宰制。若他保持在我們所相信的自閉的、自戀的、非客體的一顆蛋，那就更是如此了。

被動特質，隨著誘惑理論進入精神分析，成為其主軸。當然，它也保有了這起源的痕跡，將之聯繫於歇斯底里的病因、與其「在嬰兒期，性的被動經驗」。一個男／女嬰，「無動於衷、懊惱、或被驚嚇所震懾」，總之是受傷的、受損的，至少也是被成人強加的過度所「寵壞」的嬰孩，他的被動特質。這最初的被動特質，較不是記下嬰兒的未活動，而是道出他面對極端之時的脆弱。

根據佛洛伊德最初的推展，還有在其作品的創作過程中，帶有這個說法的軌跡，拉普朗虛提出對誘惑理論做一深度的重新融合，將它普及到既是人類學、亦是先驗的情境：它在生命最初的時刻，於一個性心理的不平衡相遇中，結合了一個嬰兒和一個成人，成人照顧與愛護的舉動，在不知情的狀況下，無法不去傳遞無意識的性。《性特質中的女性起源》一書，環繞這個核心、這個假設來建構，這假設是在嬰兒無法避免被誘惑的位置、與女性位置之間，有一道連續。這當然是在他對《達文西的一段童年回憶》的評論之後，佛洛伊德最著力地為這三者必然的混淆來立論，初始的愛、照顧、以及最無法調和的性：「母親對她所哺育和照顧的新生兒的愛，比起她日後對長大的嬰孩的感情，是某個更進入深層的東西。它的本質是一個全然令人滿足的愛情關係，它不只填滿所有心靈的希冀，還有一切身體的需要，並且若它構成人類得以達致的一個幸福的形式，這絲毫不是因為可以不受譴

責地滿足長期以來被潛抑的企願，會被視作變態的企願²。」一個嬰孩是被擊破式地穿透，遠超過他自我情欲的答案，所能讓他消化的。而原始的女性特質，不僅只是女孩的，能被理解如一個最初的答案，已是一個再現、一個賦予這最初關係具體形式的方式，既被動、又使興奮、且泛濫式的關係。這原始的女性特質，它已經是一則精神上的處理、一則營造，卻又與最初的擊破極其貼近。擊破、穿透，這些字的價值不單只是隱喻的。在被穿透的女人、與被成人之愛「擊破」的新生兒之間，關係不僅只是類比的：這是特選地經由身體的孔道（口腔的、肛門的、尿道—生殖器的），愛護／照顧穿透進來。

這個創始的被動特質／女性特質的命運，能結合各個獨特的生命，從最徹底的潛抑到最喜悅的升騰。這接納的基調，作為性目標的接納，在不同的精神分析理論中皆有指涉。「接納」聽起來比穿透或擊破溫柔些。但我們還是不明白為何如此一個再現，既不暴力亦不衝突，仍與無意識有關。原始場景不是一個接納的場景，它永遠都是一個強暴的場景。分析的實務，偶爾會讓人聽見這個原始的、驅力的、苛求的被動特質的展現，我假設是它，超越了時代與文化，以最精要的方式，來促成一個過度的女性性特質的幻想：「女人，你是魔鬼之門」（德爾圖良之語^a），或是狄德羅所說：「由內視之，女人是真正的野蠻人。」這經常都取得一個性期待之不滿足的語氣，就像歐菲麗雅，幾乎要和她丈夫決裂了，其動機的主要一條，是性之回應的缺乏。她說：「我

² OCF-P, X, 1993, 第143頁。

^a 譯注：德爾圖良，Tertullianus，約西元160至230年，曾任迦太基主教，被視為當時最重要的神學家。

所要的，是一個把我壓在浴室的牆上、把我掀倒在沙發上的男人
……」

《Quadrige》版 序 言

Far fiasco……這句片語原為義大利文，它所指的失敗，尤其在是劇場上的；這要歸功於斯湯達爾，將它引進法文，除了用來指一次劇場的失敗，但還先是指性事的。「*Fiasco*〔義大利文〕、*fiasque*〔法文〕」，這字最初是指一個寬肚的瓶子，若非軟肚的。*Fiasco*、*fiasque*、*flasque*〔肌肉鬆垮的〕……終於有一次字源學借用了感染的途徑。

一如對任何足以作為症狀的時刻，對於失敗不舉〔*fiasco*〕的分析，所開啟的不只是一條線索。那條很簡單地帶往閹割幻想的線索，雖位居重要地位，但此處的幻想，它本身可以不過是一個更原始的力量的中介、過渡。一旦在身體上提供的眾多可能性中關開它的出路，焦慮已完全準備好，要重新借用既定的途徑，不論動機是什麼。

對失敗不舉，我在此僅注意它能造成的男性和女性性特質的相遇，糟糕的相遇。我們就直接來看看這特殊的情況，在女人所展現或收斂的沮喪、憤怒的背後，透露出勝利的語調、欲望的完成，閹割者幻想所實現的欲望。男人不舉、舉得不夠多、不夠常、不夠久……陽具首位，她希望可不只是聽到說說罷了！陽具的政策統治了如此一個場景的兩位主角；他們不知情地被此團結起來。末了還帶著無法避免的問題：這標誌的真正所有權人是什麼？

除非要列一清單，否則由不舉所引發最尋常的情境，那替雙方的性特質提出最普遍的指示的情境，應該不是一個相遇，即便是糟糕的相遇，而是相反的，一個分裂、不對稱、隔著鴻溝的情境。焦慮的模式最多只能點出這些。男人這一方，是個語意重複，對於不舉的自我閹割，回應的是同一名稱的焦慮。面對衰落，其自我形象的衰落，所生的焦慮，甚而重拾危難狀態的嬰兒口吻，以及作為其特徵的無能。

女人這一方，最初的字詞，當它們能掙脫焦慮的厚重的沉默，最初的字詞說道：他對我沒有欲望，或不再有；他不愛我，他不再愛我……既然如此：就永遠不再，不再有任何人！焦慮向無意識借用了它的不假辭色。

失敗的愛情，男人和女人自我封閉，各自逃往相反的方向。焦慮的本質，在一方是如此的自戀，而在另一方是如此客體化。前者的幾何構成一個圓，退守向尚能救回之物的圓；後者則開了一道大缺口，似乎沒有什麼能夠填滿。我還記得這位女病人，這位年輕的女子，在她的冰箱裏保存著全套的瓶裝嬰兒食品，「初生兒」系列，以備未來且極其可能的感情破裂。

「失落了客體之愛的焦慮」，佛洛伊德用這幾個字，來定義焦慮中的典型女性模式，這一來，且他還沒有注意到，讓他自己的女性性特質理論失去平衡。當女性性特質全部是在閹割情結的符號下建構，披戴著焦慮的最初形式，卻相反地呈現閹割議題的失敗——那在一個女人的口中，最常以這形式來表述：「我很沒用，我永遠都什麼也辦不到……」——沒辦法去圈制驅力攻擊、去將焦慮象徵化。

由陰莖羨嫉的幻想來揭幕，佛洛伊德所捍衛的女性特質理

論，將女性特質縮減至一個既是後起、又是續發的性心理形成；當愛之失落的焦慮，這最初的焦慮形式，共通於女性和新生兒——無論其性別，令人認為女性與嬰兒的覆合，是在閹割情結的區隔式建構之下。若這兩個觀點，明顯的性理論與閹割的觀點，被佛洛伊德在分開的論文中探及，且互不干涉，這絕非偶然。

失落了客體之愛的焦慮……今天的精神分析師，必定對佛洛伊德界定女性焦慮的這個方式很有感觸。一般習慣稱之的性「解放」或性「革命」，主要牽涉的是女人。這個解放的指標很容易找到：處女禁忌的過時，性生活與婚姻生活的區隔不再罕見；性生活的延伸，往上游朝向青少年期，往下游到更年期之後；女性欲望之可能先發制人（即便有「衝撞」到男人不舉的危險；斯湯達爾，又是他，早在精神分析誕生之前就已知道了），性行為與懷孕之危險的分隔，由避孕及墮胎的合法化所允許的分隔。這在性特質的社會再現、與其相對應的舉止上，確實造成了動盪，然而，卻絕不能將之當作無意識的侷限的解脫。哪個精神分析師會想去支持說，性冷感是個正在消失的症狀，或甚至只是在減少？更也不會，從另一邊，去這麼看待男人的性無能。無意識，每個人所涵藏的無法接受的精神部分，它在今日製造的暴力不減昨日。較之過去，女人性特質的衝突未減。現今的自由，在面對焦慮和扞從它的症狀時，並非以等同的方式，表達為一種精神上的自由；不過就是抱怨的字詞，不免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更替。時事之於無意識，就像白晝殘跡之於夢。愛之失落的焦慮，更悲劇式地表達出來，當新獲取的自由，那允許女人不再混淆愛情與婚姻的自由，開啟向一個追尋與一個客體的不確定，它還威脅著轉化為飄泊。這歷史時刻的見證，即是這些女人的數量，她們通常都

在四十歲上下，她們投入分析是因為沒有、或是缺乏，可靠的伴侶、心上人、共享的愛。

焦慮的問題，它在愛的失落裏汲取其泉源，它迫使去把女性特質與最早熟、最原始的嬰兒性質一同思考，還由此更新了謎的詞彙。是什麼由女人的性，給予它這「特權」——一個付出以拒絕、以潛抑、以無意識的「特權」——能去觸及性的起源？佛洛伊德的說法，「失落了客體之愛的焦慮」，即便顯得造作，卻包涵了一個雙重且珍貴的指示。建構於第三者身上，它同時強調了他者的首位、與由之所生的被動特質。我們能把被動往主動、主動往被動，反轉、翻轉再多次都可以，並接受這兩者為世上最容易共享的態度，但一點兒也沒用，這一對就像男性和女性特質一樣不對稱。最初經歷的性經驗，這將人類的性與嬰兒狀態，從此調合在一起，這將最初的照顧，渲染了忒多的愉悅，遠在生殖器特質強加其侷限之前，這些最初的經驗，「自然是被動的本質¹」……*natürlich passiver Natur*，如果要強調兩次〔自然〕，而非一次。首先，在基底上，是被動特質。在性的起源中，對這小小的人，揭露的是被動的經驗、是要順服於他者的意願——即便對於誘惑者的認同，是極其地倉促。

新生兒，我們今天透過種種「觀察者」所認識的新生兒，對此毫無改變，反倒增強此說。他的能力，極端又早熟的能力，

¹ 佛洛伊德，〈論女性性特質〉，收錄於《佛洛伊德全集—精神分析》，第十九冊，巴黎，法國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。譯注：法譯本《佛洛伊德全集》（*Œuvres complètes de Freud-Psychanalyse*），以下皆採一般通用之縮寫「OCF-P」，並以羅馬數字標明冊數，後加出版年。不再重複作者、出版地、出版社。例見下一則注釋。

那讓他在三天後就能分辨聲音，能偏愛其中之一。這能力，一方面是維生的，而非性欲的；另一方面，它把嬰兒交付予外界的宰制。若他保持在我們所相信的自閉的、自戀的、非客體的一顆蛋，那就更是如此了。

被動特質，隨著誘惑理論進入精神分析，成為其主軸。當然，它也保有了這起源的痕跡，將之聯繫於歇斯底里的病因、與其「在嬰兒期，性的被動經驗」。一個男／女嬰，「無動於衷、懊惱、或被驚嚇所震懾」，總之是受傷的、受損的，至少也是被成人強加的過度所「寵壞」的嬰孩，他的被動特質。這最初的被動特質，較不是記下嬰兒的未活動，而是道出他面對極端之時的脆弱。

根據佛洛伊德最初的推展，還有在其作品的創作過程中，帶有這個說法的軌跡，拉普朗虛提出對誘惑理論做一深度的重新融合，將它普及到既是人類學、亦是先驗的情境：它在生命最初的時刻，於一個性心理的不平衡相遇中，結合了一個嬰兒和一個成人，成人照顧與愛護的舉動，在不知情的狀況下，無法不去傳遞無意識的性。《性特質中的女性起源》一書，環繞這個核心、這個假設來建構，這假設是在嬰兒無法避免被誘惑的位置、與女性位置之間，有一道連續。這當然是在他對《達文西的一段童年回憶》的評論之後，佛洛伊德最著力地為這三者必然的混淆來立論，初始的愛、照顧、以及最無法調和的性：「母親對她所哺育和照顧的新生兒的愛，比起她日後對長大的嬰孩的感情，是某個更進入深層的東西。它的本質是一個全然令人滿足的愛情關係，它不只填滿所有心靈的希冀，還有一切身體的需要，並且若它構成人類得以達致的一個幸福的形式，這絲毫不是因為可以不受譴

責地滿足長期以來被潛抑的企願，會被視作變態的企願²。」一個嬰孩是被擊破式地穿透，遠超過他自我情欲的答案，所能讓他消化的。而原始的女性特質，不僅只是女孩的，能被理解如一個最初的答案，已是一個再現、一個賦予這最初關係具體形式的方式，既被動、又使興奮、且泛濫式的關係。這原始的女性特質，它已經是一則精神上的處理、一則營造，卻又與最初的擊破極其貼近。擊破、穿透，這些字的價值不單只是隱喻的。在被穿透的女人、與被成人之愛「擊破」的新生兒之間，關係不僅只是類比的：這是特選地經由身體的孔道（口腔的、肛門的、尿道—生殖器的），愛護／照顧穿透進來。

這個創始的被動特質／女性特質的命運，能結合各個獨特的生命，從最徹底的潛抑到最喜悅的升騰。這接納的基調，作為性目標的接納，在不同的精神分析理論中皆有指涉。「接納」聽起來比穿透或擊破溫柔些。但我們還是不明白為何如此一個再現，既不暴力亦不衝突，仍與無意識有關。原始場景不是一個接納的場景，它永遠都是一個強暴的場景。分析的實務，偶爾會讓人聽見這個原始的、驅力的、苛求的被動特質的展現，我假設是它，超越了時代與文化，以最精要的方式，來促成一個過度的女性性特質的幻想：「女人，你是魔鬼之門」（德爾圖良之語^a），或是狄德羅所說：「由內視之，女人是真正的野蠻人。」這經常都取得一個性期待之不滿足的語氣，就像歐菲麗雅，幾乎要和她丈夫決裂了，其動機的主要一條，是性之回應的缺乏。她說：「我

² OCF-P, X, 1993, 第143頁。

^a 譯注：德爾圖良，Tertullianus，約西元160至230年，曾任迦太基主教，被視為當時最重要的神學家。